

禹沈冰心周作人朱自清萧红
 舍从戴望舒沈从文艾芜郭沫若沈从文
 未自瞿秋白郁达夫徐志摩鲁迅
 鲁迅矛盾闻一多萧红曹禺郁达夫文

现代文学名家名篇

鲁迅 (1881.9.25—1936.10.19)，浙江绍兴人，原名周树人。
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，中国现代文学
 的奠基人。鲁迅以笔为武器，战斗了一生，被誉为“民族魂”。

鲁迅

散文名篇 上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烟与文化 (牛津) 丑西湖
 印度洋上的秋思 毒药北戴河海滨的
 旗落叶 我过的端午节再剖
 与“玩”旧 我的祖母之死意大利的天
 想飞“话” 关于女子落
 西湖婴儿毒药巴 黎的鳞爪“
 谈管孩子一个乞丐的诗 人

现代文学名家名篇

鲁迅 (1881.9.25—1936.10.19)，浙江绍兴人，原名周树人。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。鲁迅以笔为武器，战斗了一生，被誉为“民族魂”。

鲁 迅

——散文名篇

(上)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鲁迅散文名篇/鲁迅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9. 11 (2010. 10 重印)
(现代文学名家名篇)
ISBN 978-7-5387-2843-9

I. 鲁... II. 鲁... III. 鲁迅散文—选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4129 号

鲁迅散文名篇

作 者	鲁 迅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冀 洋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39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30 千字
印 张	13.5
版 次	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10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88.00 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秋 夜	1
影的告别	4
求乞者	6
希 望	8
雪	11
好的故事	13
死 火	16
立 论	19
死 后	21
这样的战士	27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	29
腊 叶	32
淡淡的血痕中	34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	36

五猖会·····	45
无 常·····	51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·····	62
父亲的病·····	69
藤野先生·····	77
范爱农·····	86
随感录二十五·····	98
随感录四十一·····	101
随感录四十九·····	105
随感录五十九“圣武”·····	107
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·····	111
说胡须·····	113
战士和苍蝇·····	120
导 师·····	122
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·····	125
一点比喻·····	137
纪念刘和珍君·····	141
可恶罪·····	148
文学和出汗·····	149

扁	151
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	153
习惯于改革	155
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	159
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	164
为了忘却的记念	172
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	187
航空救国三愿	192
天上地下	195
二丑艺术	199
我的种痘	201
秋夜纪游	213
爬和撞	215
“论语一年”	218
新秋杂识（二）	226
吃 教	229
喝 茶	232
拿来主义	235
忆韦素园君	239

忆刘半农君	248
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	253
“这也是生活”	256
死	262
女 吊	270
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	279
半夏小集	284
《呐喊》自序	290
《坟》题记	298
《朝花夕拾》小引	302
《野草》题辞	304
《准风月谈》前记	306
《且介亭杂文》序言	309
复 仇	311
风 箏	314
过 客	318
死 火	327
失掉的好地狱	330
墓碣文	333

颓败线的颤动	335
一 觉	339
狗·猫·鼠	342
狗的驳诘	355
《二十四孝图》	356
自言自语	367
生命的路	375
记“发薪”	377
再谈香港	386
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	397
为“俄国歌剧团”	404
记“杨树达”君的袭来	407
附：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	418

秋 夜

存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

这上面的夜的天空，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。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，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。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，闪闪地着几十个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，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，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。

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，人们叫他们什么么名字。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，但是更极细小了，她在冷的夜气中，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她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胡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她于是一笑，虽然颜色冻得红

惨惨地，仍然瑟缩着。

枣树，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。先前，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，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，连叶子也落尽了。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，秋后要有春；他也知道落叶的梦，春后还是秋。他简直落尽叶子，单剩干子，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，欠伸得很舒服。但是，有几枝还低亚着，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，而最直最长的几枝，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地鬼眼；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

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，不安了，仿佛想离开人间，避开枣树，只将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。而一无所有的干子，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。

哇的一声，夜游的恶鸟飞过了。

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，吃吃地，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，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。夜半，没有别的人，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，

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，回进自己的房。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。

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，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。不多久，几个进来了，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。他们一进来，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。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，他于是遇到火，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。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。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，雪白的纸，折出波浪纹的叠痕，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。

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，青葱地弯成弧形了……。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；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，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，头大尾小，向日葵子似的，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，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，可怜。

我打一个呵欠，点起一支纸烟，喷出烟来，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

影的告别

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，就会有影来告别，说出那些话——

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，我不愿去；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，我不愿去；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，我不愿去。

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。

朋友，我不想跟随你了，我不愿住。

我不愿意！

呜呼呜呼，我不愿意，我不如彷徨于无地。

我不过一个影，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。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，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。

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，我不如在黑暗里

沉没。

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，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。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，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。

呜乎呜乎，倘若黄昏，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，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，如果现是黎明。

朋友，时候近了。

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。

你还想我的赠品。我能献你甚么呢？无已，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。但是，我愿意只是黑暗，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；我愿意只是虚空，决不占你的心地。

我愿意这样，朋友——

我独自远行，不但没有你，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。只有我被黑暗沉没，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

求 乞 者

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，踏着松的灰土。另外有几个人，各自走路。微风起来，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。

微风起来，四面都是灰土。

一个孩子向我求乞，也穿着夹衣，也不见得悲戚，而拦着磕头，追着哀呼。

我厌恶他的声调，态度。我憎恶他并不悲哀，近于儿戏；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。

我走路。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。微风起来，四面都是灰土。

一个孩子向我求乞，也穿着夹衣，也不见得悲戚，但是哑的，摊开手，装着手势。

我就憎恶他这手势。而且，他或者并不哑，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。

我不布施，我无布施心，我但居布施者之上，给与烦腻，疑心，憎恶。

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，断砖叠在墙缺口，墙里面没有什么。微风起来，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；四面都是灰土。

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：发声，用怎样声调？装哑，用怎样手势？……

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。

我将得不到布施，得不到布施心；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，疑心，憎恶。

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……

我至少将得到虚无。

微风起来，四面都是灰土。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。

灰土，灰土，……

.....

灰土……

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

希 望

我的心分外地寂寞。

然而我的心很平安：没有爱憎，没有哀乐，也没有颜色和声音。

我大概老了。我的头发已经苍白，不是很明白的事么？我的手颤抖着，不是很明白的事么？那么，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，头发也一定苍白了。

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

这以前，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：血和铁，火焰和毒，恢复和报仇。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，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。希望，希望，用这希望的盾，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，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。然而就是如此，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。

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？但以为身外

的青春固在：星，月光，僵坠的胡蝶，暗中的花，猫头鹰的不祥之言，杜鹃的啼血，笑的渺茫，爱的翔舞……。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，然而究竟是青春。

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？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，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？

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。我放下了希望之盾，我听到 Petöfi Sándor (1823—49)^①的“希望”之歌：

希望是甚么？是娼妓：

她对谁都蛊惑，将一切都献给；

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——

你的青春——她就弃掉你。

这伟大的抒情诗人，匈牙利的爱国者，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，已经七十五年了。悲哉死也，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。

但是，可惨的人生！桀骜英勇如 Petöfi，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，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。他说：